



## 從「路口」引發的討論

駱 梵

主編先生：

高天生先生在「書評書目」第八十九期（九月號）書簡（——出入「路口」）中提出五項見解（原文順序）：

登錄號碼等。總之，格式一致、標準化。反觀中文書籍，則並無標準模式可遵循，出版社往往各自別出心裁，獨創一格，既顯得雜亂，又往往未能提供必要的書目資料。洋人光是講書籍編排印刷之格式的书就可寫五、六百頁（例如 The University of所編press a manual of Style 一書），而且此類書琳瑯滿目。國人則大而化之，懶得理會這些「雕虫小技」。

以上三項芝麻細節，盼出版社從此以後從善如流，大力改革，亦盼著作人以此敦促要求出版社編輯，雖舉手之勞，影響至深且鉅也。

①小說不是歷史記錄，亦非社會學資料。小說是作家透過個人對人生社會特殊看法，以文學技巧表達出來的一種藝術形式。

②若說陳若曦（若）已走進歷史，舉出「材料和主題」這個理由是非常薄弱和生硬的！

③自從「尹縣長」開始，她便放棄早期小說中那些炫人的技巧，而代之以樸實無華的白描，一任事情真實客觀的在我們的眼前演出，由我們去感受其中令人不寒而慄的情境。……，就是這種轉振性的蛻變，將使陳若曦走進文學史。

④我認為詹先生譴責「路口」白描到底，缺乏辭藻之豐滿，是不太必要的。

⑤內容和技巧，有時並不能一分爲二，內容就是技巧，技巧也就是內容。

讀來似乎說得頭頭是道。然而將②③合併來看，高先生也同意陳若曦進入文學史，不過「審查」方式不盡同罷了。其實，詹先生的「進入歷史」是指這位作家不朽，而非列名文學史；產量多、讀者多的張恨水、張資平、馮玉奇、瓊瑤、禹其民等人都在文學史上列名。而且高先生在這部分討論中有兩點似涉疏忽：其一，要駁斥詹文欠當，不需抄摘書上有利於己方的話，也用不着名家的證言。真正的白描並不冷硬、乾枯。陳若曦的作品究竟是過於精簡以致形銷骨立抑爲圓潤、生動的白描，始屬問題的樞紐。其二，有過這樣經驗（作品寫好忘記置於何處，重寫一篇又找到前作，仔細比對了優劣）的人都知道，寫作像果樹結實，各年有異，而不若品質管制嚴格的工廠產品。不但年齡影響其作品，忙裏偷閒趕寫和聚精會神地點染，成績亦殊。陳若曦不是職業作家，她身兼妻職、母職，還要上班、研究。據思果先生說，他擔任某處編譯時，被禁止作一切業餘撰述。爲什麼洋人這般無人情味？因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所以詹先生說，「相形之下，我以爲陳若曦的『文革雜憶』，在藝術成就上強過她任何小說」，不無理由。

評論並非另一形式的廣告，陳若曦的作品早有定評，任憑別人怎樣褒、貶，皆增損不了其絲

毫。吾人需認清詹先生寫的評介是提供廣大羣衆參考的。他所說的「往往只有『骨骼』而無『肌理』」，只有情節沒有描寫，……。以致於當文中出現『她嬌慵地閉上嘴……，任由身子像一片受潮水簇擁的海藻，在波浪中載浮載沉』，竟像光禿的沙漠綻出一朵玫瑰一樣顯目而不調適」；目的在提示讀者看小說的門道，作品風格，也提示習作者兼顧藝術，別做一個名實相副的說故事人。此點大有必要。

至於內容與技巧不可分的論調，亦不實在。我們稱讚一個人的作品與以前較如脫胎換骨，只是一個比喻。不可分指不若機件可予分解。但可將之分成數方面剖析。

最後還有三點要說一說。

關於「小說不是歷史記錄」，須再斟酌。歷史由史家執筆，他們或因偏見，或資料不足，或受制於皇朝，而曲、偽難免。故爾傳統的史書恍若一個大墳場，百姓叢葬在荒煙蔓草裏，沒有石碑；有頭有臉的帝王、將軍、大臣陵墓，豎立金碧輝煌的墓碑，上面鐫刻其一生的宏功偉績。小說是百姓的歷史，寫豐收的快樂，遭受旱、澇、蝗、兵災的痛苦。

汗牛充棟的小說是社會學資料的寶藏庫，裏面有政治、軍事、財政、經濟、教育、宗教、司法、獄政、民俗等的記述，但需要仔細分類、過濾、爬梳。現今的作家、出版家、編輯老爺，繫於無租界躲藏，「官法如爐，人民如鐵」，一個個明哲保身，膽小如鼠，不敢寫、編、出版可能引起當道震怒的作品，因此我們的小說只有美化的司法、警察、稅務人員等等登場。就這部分說，小說確實非社會學批評性的資料庫。可是倘若進行細密搜索，仍舊可以找到「出國，不送錢就別想」「生意難做喔！好多人伸手向你你要不敢不送的紅包」之類的語句，並且還是公營報紙上刊登的哩。能够過關，全在於沒有「主語」。社會學資料蒐集者得此，續蒐集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新聞、公務人員獎懲「整飭××風氣」「更便民」的施政方針，「絕少數害羣之馬」的官樣文章，

再配合語意學、邏輯學、人性學鑑定（絕少數焉能蔚成風氣？），社會學資料當不難建定初步基礎，然後再向您那些肯說真話的三百六十行朋友討教補充。

小說固然有時是「小說家透過個人對人生社會特殊看法」，如瓊瑤筆下的世界展現一個個純生物人，大廈、海濱、宴會、吻、渴望。而索忍尼辛把俄羅斯民族的苦難和盤托出，站在共產的觀點才會覺得他的看法特殊，驅逐了事。

總之，詹先生的「每月短篇小說評介」寫得不賴，他不學那些百貨公司化粧品部的小姐替人「免費化粧」，不因襲影藝版的影評格調，不模仿政評招式故意大稱讀小挑剔，在於他要做一个盡職的批評家。敬業、執著、就事論事，能做到這一步就是很好的專欄作者。

以上僅屬拙見而已，請您指教。順祝

編撰兩適

讀者 駱 梵 拜啓

台灣文藝 第十五期出版

## 陳映真『華盛頓大廈之二——雲』

六萬字 一次刊完

本篇是陳映真打破一年半以來的沈默的會心之作，有驚人的內涵，有最好的技巧，出版後哄動整個文壇，是近年難得一見的傑作，人人爭睹，也人人讚揚。

本期其他要目不及備載，全書近三百頁，洋洋廿萬言，篇篇精彩。存書無多，在書攤買不到的，請函購，定價100元（九折優待）。

郵撥：14999號 戶名：鍾肇政

社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77-3號4樓